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 语言文化场对比研究^①

高艳荣



摘要:“судьба/命运”观念自古以来就是俄汉民族感兴趣的主体、人类永恒的话题。与“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相联系的语言文化单位在俄语和汉语中异彩纷呈,表现出俄汉民族对“судьба/命运”的感悟。本文选取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的语料作为语料来源,按照词性归类法,即按照语言文化单位词性的不同来划分的方法,从形容词场、动词场、名词场和其他词类场等几个方面分析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的聚合关系语言文化场的异同,丰富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语言文化场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命运观念;语言文化场;组合关系;对比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Field of “Судьба/Fate” Concept in Russian and Chinese GAO Yanrong

Abstract: “Судьба/Fate” concept has been a subject of interest to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peoples and an eternal topic of mankind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units associated with the concept of “судьба/Fate” are colorful in Russian and Chinese, showing the perception of “судьба/Fate” among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people. This article selects Modern Chinese Corpus of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CCL Corpus) and Russian National Corpus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as the source of the corpus, according to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the part of speech, that is to say, the divis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arts of speech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t, and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field of the “судьба/Fate” concept in Russian and Chinese from the adjective field, the verb field, the noun field and other parts of

^① 本文系“2021年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项目编号:N2021009)和2019年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基础俄语”的阶段成果。

speech fields, etc. Several aspects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field of the “судьба/Fate” concept in Russian and Chinese.

Keywords: Fate concep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field; the combination relations; contrast

1. 引言

根据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中语言文化单位的特点,我们发现,分层逐级划分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研究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因此,我们采用的是词性归类法,即按照语言文化单位词性的不同来划分“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形容词场、动词场、名词场和其他词类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词性归类法不是唯一的,主要是根据研究目的不同视情况而定。我们认为,这样划分既能清晰地表达组合关系场所反映的俄汉两族的命运观念,又能丰富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语言文化场的理论体系。同时,本文选取的语料是从俄语国家语料库和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筛选的,因为语料库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在一定的范围内研究,实施的可行性更强。

2. 语言文化学视角下组合关系的界定

“在纯语言学层面,组合规则指句法构造内各单位相互结合的规则。词、词的形式、词组和单句都有组合规性能,后者包括搭配能力、组成句法构造的能力及形成句法联系时有无限制。”(信德麟等,2009)⁴⁶⁴而叶蜚声和徐通锵在《语言学纲要》(1981)中从符号学的角度定义了组合关系。他们认为,组合关系是“符号和符号组合起来的关系”(叶蜚声等,1981)³³。

彭文钊、赵亮在《语言文化学》(2006)⁷³一书中对语言文化场中的语言文化单位的组合关系做了明确的定义。他们认为:“组合关系是一种功能关系,表现为符号、概念或客体的功能运作,其结果是基于场性分工的基本单位可搭配性(价)——语言搭配和文化搭配的实现;其实质是人在该语言文化场与其他场相互作用所限定之文化语境中的活动的符号化表达。……这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介入的文化因素,文化本身的隐性表达和文化—心理联想。”

通过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领域对组合关系的界定,我们能够看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分析语言文化场中语言文化单位的组合关系,指的都是一种搭配的关系,只是在语言文化学视域下研究时,我们更应关注这种搭配下体现的文化价值。

3.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语言文化场对比

任何一个语言文化场都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世界观模块。我们在语言文化学视角下对“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的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进行描写与阐释,分别从形容词场、动词场、名词场和其他词类场等几个方面分析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组合关系语言文化场的异同。

3.1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形容词场

通过对“俄语国家语料库”以及“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同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得出同俄语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共有 118 个,与汉语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共计 79 个。我们根据这些形容词的语义信息进行归纳整合分析。

3.1.1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场

(1) 社会属性场

“社会通常指那些生活在一个固定地区、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共同体。”(陈俱生,2002)⁸⁹²“属性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性质。”(陈俱生,2002)⁹⁴⁶我们认为,人类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高级生物,其一切生产、生活活动均是受一定的社会关系制约的,人类本身就处于千千万万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就决定了人类的高级性社会性动物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高放等,2021)¹⁸本文认为社会属性是指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本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经过分析有如下一些词,这些词的义素成分都能显示出“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的社会关系”,这类形容词主要有:*народная*(人民的),*человеческая*(人类的),*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国家的),*национальная*(民族的),*общая*(共同的),*личная*(个人的),*собственная*(个人的),*женская*(女性的),*политическая*(政治的),*историческая*(历史的),等等。例如^①:

① Но в этом-горь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судьба*, жизни тысяч малых, старых и женщин,-кто обратит внимание на их горе?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На болотной стежке. (但这就是苦难的人民的命运,那些关注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的生活的命运。))

① 本文的语料来源: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CCL 语料库):<http://ccl.pku.edu.cn>;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语国家语料库):<http://ruscorpora.ru/ssearch-mail.html>。

② Алексей Куликов убивает предателя с первых же дней войны, куда ни забрасывала его *солдатская судьба*, Алексей Куликов всегда искал зэзяка. (阿列克谢·库里科夫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杀死了叛徒,不管他当士兵的命运会如何,阿列克谢·库利科夫一直在寻找同胞。)

可见,俄罗斯人相信命运,在他们看来,不论是个人的、民族的,还是全人类的,或者他们与周围事物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命运”密不可分。

(2) 不可避免场

“不可”是指“不可能;不可以”。(陈俱生,2002)⁷⁷“避免”是指“设法不使某种情况发生。”(陈俱生,2002)⁵⁰“不可避免”,即无法阻止某种情况发生。因此本场中主要的义素成分是“无法避免而注定要发生”。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有: *неизбежная* (不可避免的), *непредотвратимая* (不能防止的), *неминуемая* (注定的), *неминуемая* (必然的), *фатальная* (命中注定的), *неотвратимая* (无法阻止的), *самовластная* (主宰一切的), *неумолимая* (不可改变的), 等等。例如:

① *Неизбежная судьба*, рок, фатум? Тоже плохо для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不可避免的命运、运气、厄运? 同样不利于生命的意义。)

② Я верю не в предчувствие, а в непреложную силу темного рока. Фатум, рок, *неотвратимая судьба!* (我不相信预感,但我相信命运无可争辩的力量。厄运,运气,必然的命运!)

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命运要由上帝来决定,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命运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无法避免的。

(3) 不可预知场

不可预知,即不能预先知道事件是否发生,如何发生。因此,本场中的义素成分主要指“无法控制、变化莫测,具有神秘色彩”。在“不可预知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有: *загадочная* (神秘的), *замысловатая* (奥妙的), *капризная* (变幻无常的), *коловратная* (变化莫测的), *изменчивая* (变化无常的), *неведомая* (神秘不解的), *неверная* (不忠实的), *обманчивая* (不测的), *тайная* (神秘莫测的), *неизвестная* (无人知晓的), *непостижимая* (无法解释的), *непостоянная* (不寻常的), *висящая в неизвестность* (悬而未决的), 等等。例如:

① Его пугала далекая, занесенная снегом Сибирь, *неизвестная судьба* брошенной туда младшей сестренки... (他被远处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吓坏了,她对仍在那里的小妹妹的命运一无所知……)

在俄罗斯人的民族精神中,命运是无法预知的,未来发生什么根本无法掌控。同时,命运也是多变的,正是命运的这种多变性,使得俄罗斯人更容易形成顺从的思想。

(4)幸福美好场

“幸福”是指“享受到或满意于舒适、安全或愿望得到实现的心里境况”。(陈俱生等,2002)¹¹³¹“美好”,是指“在能力和前途方面令人鼓舞、胜人一筹的”。(陈俱生等,2002)⁶⁵⁴因此,本场中所包含的义素成分主要是“好”,能给人带来满足,让人鼓舞的形容词。在“幸福美好场”中与 *судьба* 相搭配的形容词有:прекрасная(美好的),благодатная(富足的),благосклонная(有好感的),великая(伟大的),высокая(崇高的),гордая(高尚的),дивная(美好的),добрая(善良的),прихотливая(奇妙的),красивая(美妙的),прекрасная(美好的),светлая(光辉的),светозарная(充满幸福的),славная(令人满意的),счастливая(幸福的),хорошая(好的),等等。例如:

①Этой книге была уготована прекрасная судьба.(这本书注定有美好的命运。)

②Все озаглавили: “Чудесная судьба”.(所有人都加上了标题:“奇妙的命运”。)

尽管在俄罗斯人看来,命运无法掌控,但是他们仍然希望一切好的事情发生,希望命运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但是,根据上述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和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是幸福美好的,但是结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

(5)不幸灾难场

“不幸”是指“令人失望、痛苦的;表示不希望发生的却发生了;灾难;祸患”。(温端政等,2016)⁹⁷“灾难”是指“导致毁灭性或巨大损失的灾祸”。(陈俱生,2002)¹²⁷⁹该场的主要义素成分是“倒霉、不走运、不祥”等。在“不幸灾难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有:бедственная(苦难的),безжалостная(残酷无情的),безотрадная(凄凉的),бесславная(可耻的),等等。例如:

①С отчаянием увидел я, куда бедственная судьба завлекла Антиоха.
(我绝望地看到了安提阿遭受了苦难的命运)

②Жестокая судьба отняла у вас право носить имя вашего отца.(残酷的命运使您失去了拥有您父亲名字的权利。)

在“不幸灾难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词在这五个场中数量最多,由此可见,在俄罗斯人的意识观念中,命运总是会给人带来不好的事情。

综上所述,在俄罗斯,一方面人们顺从命运,认为命运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想与命运抗争。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在宗教的影响下,俄罗斯人民具有顺从、苦行、善良、同

情等特点。在这种精神的作用下,人们的命运中存在着上帝的形象,人们要对上帝顺从,要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

3.1.2 与“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场

“汉语语法中形容词的构成方式最为多样。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不同的分类。按照能在句子中充任什么成分,可以把形容词分成一般形容词(如“很红”)和非谓形容词(如“共同”);按照其表达功能分为性质形容词(如“伟大”)和状态形容词(如“红通通”);把“大、长、粗、厚、高、胖、热、好、积极、快、熟”等称为正向形容词,把“小、短、细、薄、矮、瘦、凉、坏、消极、慢、生”等称为负向形容词。”(刘月华等,2017)¹⁹⁰⁻¹⁹³同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形容词分类相适应,我们同样将与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形容词按照其义素成分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子场:

(1) 社会属性场

该场内包含的形容词主要有:伟大的,不平凡的,最终的,今后的,以后的,同样的,共同的,不同的,不相同的,相同的,相似的,类似的,公正的,等等。例如:

①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

②褚英听了,不觉眼睛一亮,去算一下未来的命运,也可以及早防范呀!

在社会属性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大都是表示时间和相同与否的词。没有太多的感性色彩。只有个别的,如“伟大的”“不平凡的”等,这类形容词属于性质形容词,具有褒义的色彩。

(2) 不可避免场

该场内形容词主要有:无法抗拒的,不可避免的,无法抗争的,等等。例如:

①衰亡和毁灭是度过了光辉灿烂的时期后恒星所无法抗拒的命运。

在不可避免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形容词的义素成分大都指“注定、不可避免”。这些词使用很广泛,因为在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最初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生产水平低下,人们也是认为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既定的。直到延续到当今,有一些人还是这样认为,于是这类形容词也会经常使用。

(3) 不可预知场

该场内形容词主要有:无法预知的,不可改变的,变化无常的,斑驳陆离的,变化的,起伏变化的,多变化的,大落大起的,生死未卜的,等等。例如:

①我是为这些不可改变的命运感到难过。

②他没有收入,变化无常的命运把他压倒了。

(4)幸福美好场

幸福美好场中有以下形容词:幸福的,好的,很好的,更好的,美好的,最好的,较好的,等等。例如:

- ①好的教养往往给一个青年带来好的命运。
②李光头反而有了一个很好的命运。这兄弟两人有许多我自己的影子。

(5)不幸灾难场

该场内形容词主要有:艰苦的,失败的,悲惨的,不幸的,失利的,等等。例如:

- ①“……为什么那个少女必须背负这么艰苦的命运?”
②朋友家出了大事情,都急急慌慌赶来看,一个个大睁着眼睛,为老朋友不幸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3.1.3 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场异同

上文我们借助俄汉语料库中的具体例子,分别归纳整理了同俄汉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场的各个子集。在每个子集中其构成单位都具有相同的义素成分,这些义素成分也就是各个子集形成的基础。为了做到对比分析的直观性,我们对各子集的形容词的数量进行了定量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借助义素分析法对每个子集内的语言文化单位所包含的相同义素成分进行归纳分析,以期寻找各个子集差别义素的语义特征,其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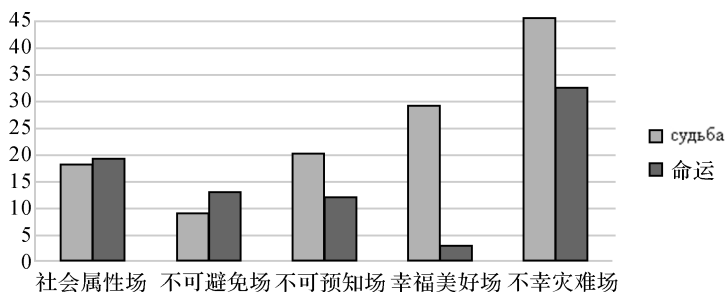


图1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的形容词场组合关系统计图

参照图1,得出结论如下:

俄汉语中观念词 *судьба* 与观念词“命运”的共同之处在于,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和“观念词命运”搭配的表消极意义的形容词要多于表积极意义的形容词,这是由“命运”的不可抗力决定的,因为人一出生就被赋予“命运”,因此,人们对“命运”不可变性表现出恐慌的心理,由此,对于“命运”的表征也就具有共同性,这也就是“命运”“好/坏”的对立。但是,这种共同性中又存在个性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汉语中,从数量上看,汉语中表示“命运”不幸的数量是32个,远大于表示美好的数量3个。

在“幸福美好场”,俄汉两种语言差别不大。在该场中,俄汉语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都既有“好的”这个义素成分,又有“幸福”这个义素成分。这是因为,“命运联系于希望,就像幸福和‘爱’联系一样,命运和幸福都需要去相信。”(科列索夫,2006)¹⁴⁰,换言之,судьба(命运)即 вера(信仰)。

通过对上述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的分析,我们认为,俄汉两个民族的意识中“命运”常常与“不幸”相联系,都认为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预知的”,其不同点在于汉民族不认为命运可以带来好运;俄罗斯民族认为命运的“不可避免性”要多于“不可预知性”。

从同俄汉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场可以看出,俄汉两个民族对待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的态度是存在差异性的。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观念显然更加极端,好与坏均要达到极致。

3.2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动词场

“动词表示作为过程的行为,在句中主要作谓语。动词是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最丰富的词类,除了体、态、式、时、人称等动词的语法范畴外,有些动词形式还具有性和数的范畴”。(张家骅,2006)⁷³在本小节,我们在对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动词进行分析时,主要从动词态的角度切入。

我们认为,同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在句中抑或充当语义主体,抑或充当语义客体,因此其所在句子就表现为被动结构以及主动结构两种形式,其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同观念词搭配的“动词场”。需要强调的是,同上文一样,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力图在最大的语料基础之上进行的相对封闭的研究,其语料来源俄语为“俄语国家语料库”,汉语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所进行的是以样本估计总体的研究方法。

3.2.1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场

(1) 主动结构场

同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其主动结构是指,*судьба* 是行为的主体,在句中做第一格形式的主语,其谓语相应地位主动态动词或动词的主动态形式。这类动词主要有: *свела*(带来), *обещает*(承诺), *забросила*(引领), *ведёт*(引领), *сводила*(牵着), *отказала*(拒绝), *улыбнулась*(笑), *смеется*(笑), *сложилась*(形成), *случилась*(发生),等等。参见以下例句:

① Судьба сразу *подбросила* мне подарок — заказ на скульптурный портрет. (命运立刻抛给我一个礼物——定做雕像。)

② Но судьба *отказала* Шанель в замужестве, и для мира моды она осталась Великой Мадмуазель. (但是命运使沙内尔失去了婚姻,对于时尚界来说,她仍然是一位伟大的女士。)

(2) 被动结构场

同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其被动结构是指,*судьба* 是行为的客体,其在句中主要作为第一格的形式主语存在,该类动词主要有: *определялась*(被确定), *переменится*(被改变), *распорядилась*(被宣布), *решена*(被解决),等等。参见以下例句:

① *Моя судьба решилась*...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

② *Мы с ней уже знали наверняка, что судьба распорядилась правильно.*
(她和我都知道命运的安排是正确的。)

从上述例句中,我们看到,观念词 *судьба* 作为第一格形式主语存在,其表达的是行为客体意义,此时,行为主体并没有出现。

从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动词被动态形式与主动态形式出现的数量角度出发,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所组成的句子结构以主动结构为主。同时,这也就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观念词 *судьба* 作行为主体的时候居多,从而说明俄罗斯人的语言意识习惯是将 *судьба* 作为行为主体,人作为行为客体的。由此,我们认为,俄罗斯人的命运观念的突出特点“命运”具有强制性,人是受到“命运”控制的。

3.2.2 与“命运”搭配的动词场

同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动词分类相适应,在分析同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动词时,我们同样从被动结构、主动结构两个角度出发。

(1) 主动结构场

汉语中的主动结构是指“命运”是动作的主动发出者,人或事物是动作的承受者。与观念词“命运”搭配,并表示主动结构的动词可以构成一个集合,即“主动结构场”。这些动词有:选择,改变,决定,掌握,给,拨弄,带向,捉弄(了),打击,给予,安排,摆布,领着,拖着,赐予,安排,注定,开玩笑,嘲弄,露出,垂青,推上,造就,亏待,包含,不依人愿,敲门,推开,发生,逆转,揶揄,折磨,引起,牵动,等等。例如:

① 你不去选择命运,命运才选择了你。(《读者》)

② 我真的打算要离开,而且已经决定动身了。但是,该死的命运捉弄了我!(《龙枪传奇》)

(2) 被动结构场

在汉语中,被动结构的一般形式主要有“受……所”、“被……所”等结构。同观念词“命运”相搭配,表示被动意义的动词主要有:遭受……,听任……摆布,受……左右,归因于,屈服于,向……屈服,屈服于……,被……安排,被……赐予,被……播弄,受……捉弄,等等。参见例句:

①罗密欧,唉!我是受命运玩弄的人。(《罗密欧与朱丽叶》)

②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受命运的指引,找到我们的归宿。(《塞莱斯廷预言》)

大量的例句表明,在汉语观念词“命运”的被动式中,“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受到“命运”安排的。我们认为,此类动词往往是暗含着“与‘命运’斗争”的意思,例如“改变命运”“掌握命运”“选择命运”等。

因此,在语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动词的被动结构场中,中国人一方面将“命运”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在主动结构场中,又表现出了与“命运”抗争的心理。从数量上看,表示“不可避免的”意义的动词的数量远少于表示主动意义的“与‘命运’斗争”的动词的数量,这也说明,在汉民族的语言意识中,虽然“命运”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是它同时具有改变的可能性。

3.2.3 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动词场异同

通过对俄汉语料库中同俄汉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动词的主动态形式与被动态形式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俄汉语中与“судьба/命运”相搭配的动词差异性比较明显。总的来说,俄语动词场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人的观念是受“命运”控制的,而汉语动词场则表现出,汉民族认为“命运”的观念具有改变的可能性。

3.3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名词场

“名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包括空间、方位和时间)名称的词。”(刘月华等,2017)³⁵由于俄汉两种语言本身的语法规则的不同,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名词形式也随之不同。我们同样采用义素分析法对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名词进行分析,探讨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名词场的异同。

3.3.1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场

在俄语中,名词可以在句子中充当任何句子成分。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则主要充当 *судьба* 的定语,表示领属意义,即为 *судьба* 的所有者。这类名词多以第二格的形式修饰观念词 *судьба*。根据义素的差异性特征,我们将能够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划分为“国家场、人类场和民族场”。

(1) 国家场

国家场,即能够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搭配,并表达“国家”异议的语言文化单位的集合。这样的名词主要有: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俄罗斯的(命运), (*судьба*) республик 共和国的(命运), (*судьба*) Отечества 祖国的(命运), (*судьба*) страны 国家的(命运), (*судьба*) режимов 政权的(命运), 等等。例如:

①И вообще, не судьба страны, а судьба режимов. (通常,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政权的命运。)

②От того, как сложится судьба этой банды, зависит будуща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俄罗斯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这个集团的命运。)

在国家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国家”这个义素成分,只有一个表示“政权”,这也说明,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不仅关心国家的命运,同时也关心国家的政权由谁掌管,因为掌管的人不同,俄罗斯人自身的命运也会不同。

(2)人类场

人类场所指的是以人为圆心,以其在社会、家庭中的称谓为半径所构成的场的集合。这类场的语言文化单位主要有:

(судьба) женщины 女性的(命运), (судьба) матери 母亲的(命运), (судьба) мужчины 男性的(命运), (судьба) поэта 诗人的(命运), (судьба) детей 孩子的(命运), (судьб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知识分子的(命运), (судьба) народов 人民的(命运), (судьба) граждан 公民的(命运), 等等。例如:

①От вас зависит и дальнейшая судьба матери. (未来母亲的命运取决于你们。)

②Судьба поэта зависит от жизненного мифа. (诗人的命运取决于生活中的无稽之谈。)

在人类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大都是一类人的命运,具有相同称谓的人的命运,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集体。从这些语言文化单位可以看出,俄罗斯人崇尚集体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大。

(3)民族场

“民族”是“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聚居地相对集中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的共同体”。(温端政,2016)⁸⁶⁴ 因此,“民族场”所指的就是其所构成的场的集合。这类场的语言文化单位主要有:(судьба) империи 帝国的(命运), 等等。

另外,“形容词(代词)+名词组合”也可以修饰 *судьба* 作非一致定语。这类组合主要有(судьба)малого народа 小人物的(命运), (судьба)своей страны 自己国家的(命运), (судьба)партии Либер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 俄罗斯自由党的(命运), (судьба)молодого политика 年轻政治家的(命运), (судьб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历史人物的), (судьба) цел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一代人的(命运), 例如:

①Понятна теперь дальнейшая судьба партии. (现在党的未来命运很明朗。)

②Но великий народ, народ со своей большой культурой, со свои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традициями, обязан быть добрым, особенно если с ним соединена судьба *малого народа*. (但是伟大的民族,具有本族大文化的民族,具有本族传统的民族都应是善良的,特别是小人物的命运和其紧密相连时。)

在民族场中,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更具有民族性的特点,而且大部分都是“形容词(代词)+名词”组合结构,并不是具体的一个单词。从这些语言文化单位可以看出,很多名词都是时代的产物,例如:(*судьба*) *малого народа* 小人物的(命运),(*судьба*) *партии* 党的(命运),(*судьба*) *молодого политика* 年轻政治家的(命运)等。

综上所述,在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名词场中,各子场使用的名词的数量差距不大,人类场中名词最多,这也说明在国家 and 民族立场面前,俄罗斯人更多关注的是个人以及一类人的命运。

3.3.2 与“命运”搭配的名词场

在“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同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名词其主要形式是与助动词“的”连用,在句中充当定语,共同修饰观念词“命运”。

按照义素成分的不同,我们将同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名词同样划分为“国家场,人类场,民族场”三个层次。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在俄语分析过程中,我们所列举的语言文化单位均是观念词的直接修饰成分,比如在 *судьба страны* 结构中,我们要分析的语言文化单位已不是 *страна* 的原型,而是将其变格后的二格形式。那么在诸如同“祖国”与“的”连用修饰“命运”的相似结构中,其搭配后的语言文化单位中带有助动词“的”的这种结构也就是名词性的,不是形容词性的,因此,我们也将该种形式列入名词场。

(1) 国家场

在“国家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有:家族(的),中国(的),国家(的),祖国(的),民族(的),政治(的),时代(的),阶级(的),共和国(的),历史(的),等等。例如:

①他把清廉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融为一体,使人生进入了更高的境界。

②45年来,我院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走过了一条充满光明而又艰难曲折的道路。

在国家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的语言单位基本都有“国家”“时代”。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所以,国家的命运高于一切,这种观念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我们有这种意识思想观念,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分不开的。

(2) 人类场

该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有：人类(的)，人民(的)，个人(的)，人物(的)，普通人(的)，等等。例如：

①以三个女性的命运揭示了不同的人对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改革的尖锐矛盾。

②这样的二律背反，矛盾冲撞中、裂变重塑中，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在人类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相当丰富，有个人、有亲属称谓的、有一代人的。所有这些只要与“人”有关系的词都与命运有关。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所有人的命运都应该受到关注，都应该被尊敬，不能看不起、瞧不起任何人。这也体现了中华名族文化中的“和”的思想。

(3) 民族场

该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有：老百姓(的)，华侨(的)，华人(的)，农奴(的)，儒家文化(的)，海外侨胞(的)，农民(的)，中国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等等。例如：

①洋华工许大成的故事，反映海外华侨的命运和祖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事实。

②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在民族场中，与“命运”搭配的名词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充分体现中国有别于别国的最本质的特征。

3.3.3 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名词场异同

在同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名词场中，俄汉两个观念词的共同性在于，与其搭配的名词均具有“国家的”“民族的”“人类的”相同语义成分，而其内部的语义差别则通常与俄汉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有关，如俄语名词二格形式 империи, партии 修饰 судьба, 汉语“老百姓的”“农民的”“儒家文化的”“华人的”“华侨的”“中国共产党的”等形式修饰“命运”。

3.4 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其他词类场

在俄汉语中，同观念词 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词类除了形容词、动词和名词外，还有其他词类，这是数量相对较少，比如数词，代词等，它们在反映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方面不占据主要地位，其差别也并不明显。

3.4.1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其他词类场

(1) 数词场

主要有 одна, две, четыре 等数词, 参见例句:

① Два мира—две судьбы: Сходства и отлич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 западного креативного рынка? (两个世界—两种命运: 俄罗斯和西方创意市场之间有何异同?)

② Кто был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ридумать четыре столь различных характера, четыре судьбы, четыре стиля — задача, с которой даже в XIX или XX веке вряд ли справился бы самый талантливый писатель? (谁能想出四种不同性格、四种命运、四种风格的人? 在 19 世纪或 20 世纪, 最有才华的作家也未必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数词场中,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都是数字小的整数词, 如一、二、三、四等。因此, 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 命运的选择性并不多, 往往有一种、两种、三种、最多四种命运之路选择,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是一和二。

(2) 代词场

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代主要有: моя, наша, ваша, её, его, их, твоя, 等等。

① Личная его судьба непроста. (他的个人命运并不容易。)

在代词场中, 我们不难发现, 所有的物主代词都可以与 судьба 搭配, 经研究发现, его, моя 这两个词与 судьба 搭配的频率最多。其中, его 出现的频率为 498, моя 出现的频率为 337, 其次是 их(181), наша(141), 由此可见, 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 “他的”命运备受关注。

3.4.2 与“命运”搭配的其他词类场

(1) 数量词场

在汉语中经常用“一种”“另外一种”“两种”等形式修饰观念词“命运”, 此时, 是数词“一”“两”与量词“种”组合共同修饰“命运”。例如:

①“这是历史的选择”——抗战胜利后, 中国又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抉择, 身历“下关惨案”的雷洁琼等民主人士再一次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在数词场中, 与“命运”搭配的词只限于“一、二、三”, 没有再多的数词与“命运”搭配。这也说明, 对于中国人来说, 命运的选择性同样不多, 使用频率高的也是数词“一”

和“二”。

(2) 代词场

汉语中的代词,如“我”“你”“他”等与助动词“的”连用,也可以与“命运”搭配,修饰“命运”,常见形式有:我(的),你(的),他(的),她(的),它(的),我们(的),你们(的),他们(的),自己(的),自身(的),等等。例如:

- ① 你们要记住祖国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 ② 在社会变革的时期,有些人不了解发展的趋势,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

在代词场中,所有的人称代词都可以与“命运”相搭配,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他”(240),其次是“我”(165)、“他们”(166)、“她”(124),这说明,在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中,第三人称的男性的“他”的命运备受关注。

3.4.3 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其他词类场异同

通过对上述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其他词类场的分析,我们发现,与观念词 *судьба* 与观念词“命运”搭配的其他词类以数词和代词为主,此时,它们的语义基本相同。这说明其他词类场在反映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时差异性并不明显。

在代词场中,我们发现,与“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代词基本相同,而且使用频率排在前三的都是一样的,即 *его/他(的)*, *моя/我(的)*, *их/他们(的)*。这说明代词在俄汉两族人民使用过程中频率是一样的。

但在数词场中,与 *судьба* 相搭配的数词有一、二、三和四;而与“命运”搭配的数词有“一、二、三”。这说明,无论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还是中国人来说,命运都有几种选择,而俄罗斯人的选择要更多。

4. 结论

我们从语言文化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在语言文化场中的组合关系。根据组合关系的内涵,我们从搭配的角度分析了能够跟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各种词类(主要词类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以及其他词类(如数量词、代词等等)。尽管俄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但通过在俄、汉权威语料库中收集的大量语料及其对这些语料进行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在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时所涉及的词类当中,无论是俄语,还是汉语,形容词在数量上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其次是动词和名词,最后其他词类。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心结构中,我们从组合层面将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的语言文化单位进行分类,形容词占据核心地位,动词和名词处于中心位置,而其他词类则处于边缘位置。

我们是根据语料的实际情况对与观念词“судьба/命运”搭配的词类进行归类,对与“судьба”和“命运”搭配的形容词、名词和动词进行划分,在“形容词场”中,俄汉语都是从

“社会属性场”“不可避免场”“不可预知场”“幸福美好场”和“不幸灾难场”五个方面归纳整理;“动词场”分为“主动结构场”和“被动结构场”两个部分;“名词场”中均可划分出“国家场”“人类场”和“民族场”;“其他词类场”主要划分为“数词场”和“代词场”。通过结合语料,我们能够观察到俄、汉两个民族在对待“судьба/命运”时的不同态度,能够从各个侧面挖掘其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认知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语言上的差异能够体现文化上的差异;俄汉“судьба/命运”观念在语言文化场中的组合关系中体现出的差异性也反映出了其民族性的不同。

参考文献:

- 陈俱生,2002.现代汉语辞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 高放,高哲,张书杰,2016.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M].增订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8.
- 科列索夫,2006.语言与心智[M].杨明天,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40.
- 刘月华,潘文娉,故鞞,2019.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0-193.
- 彭文钊,赵亮,2006.语言文化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73.
- 温端政,2016.新编现代汉语词典[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864.
- 信德麟,张会森,华劭,2009.俄语语法[M].2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464.
- 叶蜚声,徐通锵,1981.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3.
- 张家骅,2006.新时代俄语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73.

作者简介:

高艳荣,女,1987年1月生,河北秦皇岛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学院讲师,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国立大学语言学及世界语言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语言文化学、对比语言学、俄语教学法研究。